



# 试论李愚、李之仪与李左车的宗族渊源

刘玉文

李愚(866年-935年),名晏平,字子晦,唐渤海无棣(今山东无棣县)人,唐昭宗天复元年(901年),考中进士,官至后唐宰相,《旧五代史》有传。

《旧五代史·李愚传》记载:“李愚,字子晦。自称赵郡平棘西祖之后,家世为儒。父瞻业,应进士不第,遇乱,徙家渤海之无棣,以诗书训子孙。”《李愚墓志铭》(张砺撰)记载:“公讳愚,字子晦,赵郡人也……晋少傅楷有子三人,居于赵之平棘,封斯垒时,人谓之三巷李氏……公即西巷之十六代孙也。”

李愚原籍何地,史籍未记载。李愚“家世为儒”,其父因“应进士不第,遇乱,徙家渤海之无棣,以诗书训子孙”。显非因出仕做官落无棣。李愚父子徙家无棣之缘由不外有三:一是因当时无棣受战乱波及较轻,社会环境相对安定,有利于家人生存;二是无棣人文环境好,适于“以诗书训子孙”;三是无棣有赵郡李氏的宗族,徙家无棣有寻根认宗的亲缘。现就李愚一家与无棣的亲缘渊源,试做简约考析。

《北史·李灵传》记载:“赵郡李氏,出自赵将武安君牧。当楚、汉之际,广武君左车则其先也。左车十四世孙(李)恢,字仲兴,汉桓、灵间,高尚不仕,号有道大夫。恢生定,字文义,仕魏,位渔阳太守。有子四人,并仕晋。(李)平,字伯括,为乐平太守;(李)机,字仲括,位国子博士;(李)隐,字叔括,(李)保,字季括,位并尚书郎。兄弟皆以儒素著名,时谓之四括。(李)机子楷,字雄方,位治书侍御史,家于(赵郡)平棘南。有子五人,辑、晃、桀、劭、睿。辑,字护宗;晃,字仲黄;桀,字季黄;劭,字少黄;睿,字幼黄,并以友悌著美,为当世所宗。”

赵郡平棘李氏,形成于西晋时期,发展于十六国,约在北魏时期成为北方一流高门,繁荣至唐宋,宗族庞大,支系繁盛,谱牒浩繁,难能细考。据《北史》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等相关资料,李楷系李牧第十九世孙,是广武君李左车的第十七世孙。

李楷五子分房,李桀、李劭居巷西,后世称为“西祖”。《李愚墓志铭》称“即西巷之十六代孙”,李愚

则是李左车的第三十三世孙,相距李左车已有千余年。

李愚、李之仪的籍贯都是无棣,载入正史,写入墓志,不会有异议。无棣是汉初广武君李左车的镇守驻留地。李左车的子孙在无棣大地上繁衍生息,形成赵郡李氏第三世祖的重要一支。

汉三年(前204年)冬,韩信率大军东出并陲,“背水一战”,斩陈余、虜赵王、灭赵国,其时堂堂赵国的广武君李左车被俘投汉,还为韩信出谋划策。为安全起见,李左车的亲眷只能随军,在战乱不息的楚汉之际家眷随军是常见的现象。韩信采纳李左车胁燕、下齐之策,并委派李左车先期进驻位于燕齐之间的无棣,修筑广武城等城堡。李左车修筑无棣广武城,《大清一统志》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及方志均有记载。

李左车驻守无棣,其家眷也随之在无棣住留。李左车生有李常、李伯、李遐三个儿子,他们三人是否生于无棣已不可考。后来,三子李遐官至西汉涿郡太守,李遐生李岳、李德、李文、李班四子;李遐的二子哥哥李常,李伯是为官还是为农,子嗣情况,史籍中不见记载,谱牒中会有记载,惜目下阙如。无棣有李左车的坟墓(无论是衣冠冢还是真身墓),按古代礼制,须有子孙守墓,李左车的部分子孙在无棣扎根合乎情理。

汉四年(前203年),李左车辅佐韩信平定三齐,韩信受封齐王。汉初诸侯王的权力很大,可在王国内授予功臣“食邑”。汉高祖刘邦承认李左车“广武君”封号,李左车在赵国的食邑没了,可在齐地赏以封邑。窃以为,车镇村及附近或无棣广武城,即是李左车在齐地的封邑。汉五年(前202年),齐王信徙封为楚王,都下邳。刘邦认为必须留一位老谋深算的将领镇守齐地,此时李左车当是最佳人选。明朝大臣李舜臣(1499年-1559年)说过,刘邦为了稳定齐国局势,达成“北控燕、赵,而西南与彭越衡格”的战略格局,将“(李)左车其为之依而留于齐”。李舜臣所述或有史料所本。李左车的封邑如在于无棣,其子孙可继承。如此,李左车后人在无棣大地上繁衍生息,形成族群。

李左车在无棣县的遗迹有城(广武城)、有驿馆(馆里村)、有家庙(李牧祠)、有墓(李左车墓),有庙(保全庙),形成了“赵郡李氏”由李左车开基的一支完整的生活轨迹链条,这在全国实属罕见。无棣境内特别是车镇村周边以“李”命名的村庄尤多,其中就有李左车的后裔。

北宋的李之仪、李之仪兄弟就出身于无棣的李氏望族。《宋史》记载,李之仪、李之仪乃“沧州无棣人”。北宋沧州,即唐五代渤海郡。唐代渤海郡无棣县即宋代沧州无棣县。

李之仪(1022年-1097年),字端伯,沧州无棣(今山东无棣)人。宋神宗熙宁三年(1070年)进士,龙图阁直学士,知沧州,历任江西转运使、河北都转运使、成都府路转运使,累官之至御史中丞。李之仪从弟李之仪(1048年-1128年),字端叔,治平四年(1067年)进士,河中府万泉县令、编秩删定官、枢密院编修官,通判原州,终朝请大夫。因得罪权贵蔡京,曾被除名编管太平州(今安徽当涂),移居姑熟(今安徽当涂北),因家居近姑孰溪,因自号姑溪居士、姑溪老农。

李之仪所撰《李氏归葬记》(《姑溪居士前集》卷五十一):“李氏世葬沧州无棣,自先祖出仕从于楚州(今江苏淮安),即下以葬。”明确自己的祖籍沧州无棣。吴昉(1104年-1183年)于宋孝宗乾道二年(1167年)曾“知太平州(治当涂),造舟以梁姑溪”,寻访名仕及李之仪亲属编成《姑溪居士前集》五十卷行世,并为之作序云:“端叔,名之仪,其先景城人。”所谓“其先景城人”,即指李之仪的先人为景城郡人。《四库全书·姑溪集》提要中对李之仪籍贯中沧州、景城还进行一番辨析,认为“景城误矣”,实际欠妥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:“沧洲上,汉渤海郡,隋因之,武德元年,改为沧州。天宝元年,改为景城郡。”《宋史·地理二》记载:“沧州,景城郡。”宋朝政区有府而无郡,沧州在唐代曾改称景城郡。宋志在府州之下附旧郡名,以示文雅成为通例,如“棣州,乐安郡”“德州,平原郡”“信德府,巨鹿郡。”所附郡名是隋唐旧称,并非宋代名称。宋代沧州景城郡领五县,有无棣县,而

无棣县,说明李之仪兄弟籍贯不是景城县,而是唐景城郡、宋沧州,与李之仪自述的“李氏世葬沧州无棣”并无不同。李之仪的祖父葬于楚州,又说“李氏世葬沧州无棣”,说明祖上居住无棣的年代已经很久远。

李之仪在所撰《天禧寺新建法堂记》(《姑溪居士前集》卷三十七)及《欧阳文忠公别集后序》(《姑溪居士后集》卷十五)中自署“赵郡李之仪”。《姑溪集》中还有几处自署“赵郡李端叔”(如《跋梅圣俞与郭功甫诗》)。宋·王明清《挥尘录》亦记载:“李端叔之仪,赵郡人。”王明清的父亲王铨(字性之)与李之仪是好友,不会记错。说明李之仪的李氏郡望在赵郡。

后唐李愚是从他父辈才迁居渤海之无棣,自称赵郡西祖一支。李之仪与李之仪为从兄弟关系,就是出自同一祖父的叔伯兄弟。后唐李愚在世的年代是公元866年至935年,与李之仪祖父所处年代大体相当。李之仪在迁居父、父亲(李頎)的坟墓时,说“李氏世葬沧州无棣”(《李氏归葬记》),证明他祖父下葬楚州之前,他祖父一辈先人早就葬于无棣,比李愚“赵郡西祖十六世孙”迁居无棣的年代久远得多。

李之仪自署“赵郡”人,未提及赵郡平棘东、西、南三祖,说明李之仪一族或在西晋李楷迁居赵郡平棘之前就已经定居无棣。这进一步说明李之仪这支“赵郡李氏”是赵郡李左车另一支系承袭而来,是无棣赵郡李氏的最早的原住民。后唐李愚是李左车的第三十三世孙,其父子迁居无棣,是投奔李左车在无棣的另一支系赵郡李氏,这两个支系同祖同根,同是李左车的后裔。不同的是李愚谱系是承袭李左车的第三子李遐(汉涿郡太守)。李左车另外两个儿子李常、李伯的谱系未见记载,但不等于李左车原住无棣的后裔没有谱系。

通过对无棣后唐李愚、北宋李之仪的籍贯、祖籍、郡望的分析,可推知无棣李氏相当一部分原本出自“赵郡李氏”和“赵郡西祖”李氏,且同是广武君李左车的后裔。仅此论议,诚望有志于此者考证商榷。



## 黄河三角洲诗词

### 滨州新立河即景(新韵) 宁治国

熏微芳草送清香,习习健身处处忙。  
暴走巾巾娇喘细,踏车才俊笑声琅。  
竹笛婉转迷春鸟,诗韵嘈嘈醉艳阳。  
老有所为心自乐,园林锦绣沐霞光。

### 立冬日游三河湖 王建新

三河汇注水茫茫,翠色环周映日光。  
浪里青滩时雀跃,洲中白鹭忽高翔。  
舟横古渡乡音暖,桥卧新堤客路长。  
遍览世间灵秀境,人言此地小苏杭。

### 梁邹西陌暮色 赵梅红

芦荻凋霜又一年,光阴如许去翩然。  
镜贴雾隐山头火,黛水霞飞湖底天。  
四物无心随节序,孤光倒影隐神仙。  
纤尘难碍长空浩,寒露惊秋落一肩。

### 黄山游春 布汝奎

山上春光似彩笺,流红酿绿美如烟。  
好花皆放非三两,飞鸟争鸣有万千。  
遥对黛湖浮潋滟,喜逢黄蝶舞蹁跹。  
忽听儿女齐声笑,忘却芳菲在眼前。

### 麻大湖半日游 王越

美景醉清眸,凭栏望不休。  
熏风摇碧翠,绿水映荷悠。  
倚月千枝秀,闻香万朵幽。  
寻芳人未倦,又划采莲舟。

### 新滨公园撷韵 李林秋

六月园林翠,诗朋盛意邀。  
游湖痴水秀,赏景恋荷娇。  
风影时时动,蝉声阵阵飘。  
舒心吟妙句,雅事看今朝。

### 暮春过董永公园 卢玉莲

飞花逐梦落徐徐,满架蔷薇卷未舒。  
隔径似闻莺送晚,临风犹忆雁来初。  
平湖潋滟堪移棹,修竹幽贞拟结庐。  
巡遍春深知不厌,欲行还醉更何如。

### 游“白鹭湖”感怀(新韵) 唐海民

一池静水落东城,洗我韶华未了情。  
岸柳依依身不舍,炊烟袅袅意难平。  
清游漫赏寻知己,醉赋长吟度此生。  
感慨惊得白鹭起,几多欢畅向天鸣。

### 新立河边 高惠娟

湖面见冰封,渔翁站钓台。  
夕阳斜照水,疑是早春来。

### 青玉案·游麻大湖 孙玉专

两分芦苇遮弯路,踩苔藓,降阶去。  
舟楫横陈无意渡,荷香十里,初晴微雨,笑语花深处。  
游人最惜炊烟暮,去意阑珊犹回顾,  
归路恰逢渔户女,一担鱼馐,鲜鲈几许,争不令人妒。



## 搜书志

# “这会子不念书,演习演习骑射”

钱杰

二十六回:……只见那边山坡上两只小鹿箭也似的跑来,宝玉不解何意。正自纳闷,只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儿追了下来,一见宝玉在前面,便站住了,笑道:“二叔叔在家里呢,我只当出门去了。”宝玉道:“你又淘气了。好好的射它作什么?”贾兰笑道:“这会子不念书,闲着作什么?所以演习演习骑射。”宝玉道:“把牙栽了,那时才不演呢。”

这是《红楼梦》中充满家庭温情的一幕。在父母长辈眼中,宝玉这个“行为偏僻性乖张”“古今不肖无双”的淘得出格的“混世魔王”、顽劣少年——他老子贾政见了就想捶他,却在比他矮一辈的侄子贾兰面前,还要硬充起大人模样,端起叔父架子、板着脸教导一下人家“别淘气”“留神把牙磕了”,叫人忍俊不禁。别忘了人家贾兰可是荣国府小学的三好学生、五道杠!

在这轻松愉快的寥寥几句描写中,我们能感觉到当日像贾家这种豪门贵族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两个习惯,或曰门风:

一是强调长慈幼敬,注重礼数。

小鹿在前面“箭也似的”奔逃,说明后面的贾兰也追得飞快。但一见前面忽地冒出一长辈来,哪怕是他“宝二叔”这类比他大不了三两岁的、比他还淘气的“长辈”,跑得再快、玩得再嗨,也得赶紧“站住”,主动请安打招呼。长辈垂询——“好好的射它作什么”,必须老老实实陪着笑脸回复明白。忤度其时贾兰之情状,正所谓“其貌也恭,其言也温”。

满族学者关纪新在他的著作《我是满族人》中提到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时说:“《红楼梦》是一位由满洲社会走出来的文学家,在书写一个清代独特历史中满洲豪门世家的故事。”在这本著作中,关先生专拿出一讲来,介绍旗人的“讲礼儿”“讲面儿”的公众形象。比如说起他早年在商店听两位女售货员的交谈——

甲:知道吧,那谁谁谁找对象啦,是家儿旗人。

乙:啊?要是我,我可不要嫁到旗人家去!规矩,讲究忒多。

甲:可不。这北京城的老规矩老礼儿,都是他们弄的……

北京城的特别是旗人的“老规矩老礼儿”,我们在老舍先生的《茶馆》《四世同堂》《正红旗下》等经典作品中充分领略过。

《红楼梦》中这样的长幼礼节描写就非常多。第三回,黛玉随大舅妈那夫人去见大舅贾赦,没见上面,只由仆人出来传了贾赦的几句话,无非是对外甥女儿的由衷欢迎和关爱疼惜之语(脂批:“见有见的亲切,不见有不见的亲切”,批得真好)。但即便是聆听听仆人代传的长辈这几句客气话,黛玉也“忙站起来,一一听了”。这便是大家闺秀的规矩,也难怪刘姥姥感叹说“礼出大家”(第四十回)。

当然关纪新先生也说到,如此讲究礼数的老北京人,也未必都是旗人,“但是说他们一准儿是受过旧时京城旗人式的老礼儿熏陶,并认为以这套方式待人接物才有道理,则谅无差错。不然,怎么以这种方式恪守和维护老礼儿的城市,您在国内就难找出如此这般的第

二份呢”。

曹雪芹的祖辈原是明代驻守辽东的下级军官,后归附满洲正白旗。曹家深受康熙皇帝信任和器重,在江南“赫赫扬扬”历六十余年。曹雪芹笔下的荣宁二府,实际是对满洲贵族家庭的侧写。深受满洲旗人文化熏陶的作者,对他们的庆典仪轨、饗食服饰、行止则例,以至人伦秩序、嫡庶纠葛、亲友酬对,再到收支用度、家计运作等,写得得心应手——因为,这说的就是他们家的事儿。

关于满族文学的代表作家,除了曹雪芹、老舍两位大家之外,清代有名的还有纳兰性德、文康(《儿女英雄传》作者)等,当代则有叶广岑(著有长篇小说《采桑子》《状元媒》)等领军……

所以,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这样津津乐道荣宁二府中的一些满洲味儿很浓的“规矩”“老礼儿”,就不足为奇了。包括我们下面要说的这另一个习惯。

二是子弟不废骑射,文武兼修。

贾兰跟他“活宝”二叔说,既然“这会子不念书”,就要“演习演习骑射”。

除了写贾兰“演习骑射”外,第四十九回,还写宝玉在冬日“穿一件茄色哆罗呢狐皮袄子,罩一件海龙皮小鹰膀褂子”。关纪新书中说,这“鹰膀褂子”便是满洲阿哥骑马显示威武的时髦装束。

还有,二十六回中,宝玉、薛蟠的好友,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紫英,酒席间说起脸上的青伤,是“前日打围,在铁网山教兔鹑捎了一翅膀”所致。

可见,修文尚武、“演习骑射”是当时贵族世家子弟的生活习惯、主流风尚。

刁书仁先生著《历史上的满族社会生活》介绍,满洲八旗向以骑射著称,其先世“尚飞纒走马”,其后世亦善“讲干戈战阵之事”。《建州闻见录》记载,“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”。

但随着生活条件日渐优越,至皇太极时期,八旗子弟开始有“耽恋家室,偷安习玩”的现象——“家居快乐,身不涉郊原,手不习弓矢”(《清太祖实录》卷24)。

比如《红楼梦》中那位“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”的公子哥儿贾珍,既不肯读书,也懒得“骑射”,最大的爱好是“一味高乐”,聚麀胡闹。结果是“把宁国府竟闹了过来,也没有敢来管他的”。

七十五回,贾珍居丧期间,百无聊赖,终于想起一个解闷的好法子——在天香楼下箭道内立个靶子,招引一伙跟他臭味相投的世家纨绔子弟,借骑射演武之名,行赌博玩乐之实。一开始,贾赦、贾政几个长辈不知就里,还夸奖他们这位宝贝侄子说“这才是正理,文既误矣,武事当亦该习,况在武荫之属”,并命令宝玉、贾环、贾兰等几个哥儿,饭后跑来跟着贾珍“习射一回”。但大家很快发现“贾珍志不在此”。没几天,“威烈将军”就以“歇臂养力为由”,先是晚间“抹抹骨牌”“赌个酒东”,然后“一日一日赌胜于射了”……这正是当时八旗贵族子弟“耽于安乐,不知习武习劳为务”,文荒武废,日渐走向颓败没落之路的生动写照。